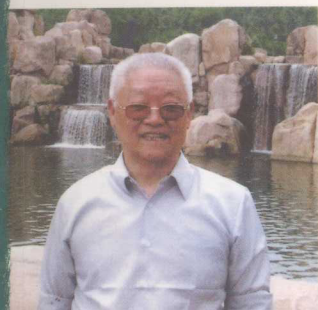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海  
老  
作  
家  
文  
丛

燕 平 著

# 人生 何处不相逢



上海老作家文丛

燕 平 著

# 人生何处不相逢

---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何处不相逢/燕平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9.11  
(上海老作家文丛)

ISBN 978-7-5321-3575-2

I. ①人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4033 号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特邀编辑:高彦杰

美术编辑:王志伟

人生何处不相逢

燕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i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i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2 字数 248,000
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575-2/I·2729 定价:41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## 编辑说明

《上海老作家文丛》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。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,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、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。

本辑为《上海老作家文丛》第一辑,共12种,包括:王炼的《执著追求录》、任大星的《婚誓》、孙光萱的《于细微处见功夫》、朱鹭的《舷窗集》、李济生的《怀巴金及其它》、邵伯周的《平凡的旅程》、徐中玉的《文论自选集》、徐开垒的《新时期文选》、钱春绮的《十四行诗》、曹阳的《情系万家灯火》、廖晓帆的《欢唱》、燕平的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(以姓氏笔画为序)。这12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。

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《上海老作家文丛》。

上海市作家协会

2009年9月

# 目 录

## 上部 火热的青春岁月

|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芦庄集训 .....   | 3   |
| 第二章  | 河上巧遇 .....   | 11  |
| 第三章  | 班长难当 .....   | 18  |
| 第四章  | 同志情深 .....   | 28  |
| 第五章  | 行军途中 .....   | 35  |
| 第六章  | 战地邂逅 .....   | 42  |
| 第七章  | 血泪童年 .....   | 48  |
| 第八章  | 血染沙场 .....   | 57  |
| 第九章  | 黑夜虚惊 .....   | 65  |
| 第十章  | 临别前夜 .....   | 73  |
| 第十一章 | “我要找党” ..... | 80  |
| 第十二章 | 庄严宣誓 .....   | 88  |
| 第十三章 | 长长流水 .....   | 95  |
| 第十四章 | 噩耗传来 .....   | 102 |
| 第十五章 | 凄凉身世 .....   | 109 |
| 第十六章 | 北撤前夜 .....   | 118 |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 | 议论纷纷····· | 126 |
| 第十八章 | 草桥事件····· | 135 |

## 下部 重逢于动荡年代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大风大浪····· | 149 |
| 第二章  | 骤然相见····· | 158 |
| 第三章  | 心烦意乱····· | 164 |
| 第四章  | 吃了一惊····· | 168 |
| 第五章  | 话不投机····· | 176 |
| 第六章  | 不速之客····· | 183 |
| 第七章  | 小巷深处····· | 191 |
| 第八章  | 一箭双雕····· | 199 |
| 第九章  | 猪棚之夜····· | 205 |
| 第十章  | 唇枪舌剑····· | 210 |
| 第十一章 | 钩心斗角····· | 215 |
| 第十二章 | 阁楼叙旧····· | 222 |
| 第十三章 | 有缘相会····· | 229 |
| 第十四章 | 重返芦庄····· | 236 |
| 第十五章 | 渡过苦难····· | 249 |
| 第十六章 | 一线希望····· | 260 |
| 第十七章 | 车站送别····· | 269 |
| 第十八章 | 春回大地····· | 274 |
| 第十九章 | 雾散云开····· | 280 |
| 第二十章 | 陵园春色····· | 285 |

上 部

火热的青春岁月



## 第一章 芦庄集训

芦庄,射阳河畔的普通一村,绿树环抱,河汊纵横,一座座泥墙麦秸顶的土屋,坐落在人工堆起的土墩上,错落有致。

这仅有数百户居民的小村落,自从迁来了苏中行署所属各机关以后,俨然成了这片根据地的政治中心。如同众星拱月,在周围的大小村庄上,驻满了党政军的机关。一到傍晚,当太阳跌入西方的树梢丛中,喷射着最后一点余晖时,自由活动开始了。这是庄严工作一天后的抒情时刻,机关人员、警卫战士、出席各种会议的干部……男男女女,三三两两,走出低矮的农舍、营房,漫步徜徉在碧波如镜的射阳河边,或踏上仅能一人通过的狭小田埂,追逐嬉戏,抛洒一路的欢声笑语,驱除一天的疲劳。

在芦庄东头,有一所破落的砖瓦房子。刚来训练班报到的陆一兵正同几个提早来到的女同志一起打扫屋子,用门板搭铺。突然,门口有个女同志清脆地喊了一声:“报告。”

陆一兵提着扫把走到门口一看,愣了。门口站了一位身背背包的女同志。她的军帽戴得很高,帽檐翘向半空,额门上罩了一绺刘海,鼻尖处几粒细小的汗珠子,在晚霞的映照下闪闪发光。

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!他和她,谁也没有料到竟在这里重逢。当他们四目相对时,几乎在同时,两人都发了一声惊叹:

“你?”

“你!”

“你也是来训练班的?”陆一兵放下扫把问。

女同志点点头:“女班是驻这里吧?”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,“哪位是陆班长?”

“我就是!”陆一兵接过纸条,敏感地发现对方在抿紧嘴巴,竭力抑制自己不让笑出声来。不用说,这一定是笑他这个堂堂男子,怎么当起了女班班长。

这是一张军区后方医院开出的介绍信,信的边角上,有训练班教导员王华同志的批示:要陆一兵收她进班。

“你早点说也到训练班来,我等你两天,不就可以结伴而来了!”陆一兵接过她的背包,领她进房。

“你不怕我再次给你添累赘?”她眉毛一扬,调皮地笑了笑。

一听说又来了新同志,那些先期到达的姑娘们都蜂拥过来,俨然像热情的主人,伸出了欢迎的双手。天真的小黄英一把从陆一兵手里夺过背包,放到她的一张邻铺上,沾沾自喜地说:“好了,我有了邻居!”

正在搁铺的石玉芳,站起身,打量一下说:“小黄,背包拿来,这儿光线亮,空气也好!”她向来人亲热地点了下头,指指这张临窗的铺位,征求意见,“就睡这,行吗?”

新来的女同志在热情的包围中,点点头,说:“行,哪张铺都行!”

小黄英重新把背包拎了过来,她问石玉芳:“哪你呢?你睡哪张铺?”

石玉芳在门板下垫好一块砖头,然后拎起自己的背包往壁角里的那张铺上一放:“我做你的邻居,欢迎吗?”

“太好了!”小黄英情不自禁地拍了下巴掌。

“快洗把脸吧!”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从门外端进一盆水来,招

呼新来的同志。

等来人解下身上的挎包,取出毛巾,擦了把汗,陆一兵这才问:“还没吃饭吧?走,我领你去伙房!”

这时,太阳已走完一天的路程,早早钻入了地平线。暮色苍茫中,到处是影影绰绰的人群。雄壮的抗日歌声,同演习拼刺的喊叫声混合在一起,从射阳河的对面,从密密的树林深处,从辽阔的湖面上空,从星罗棋布的各个村子里传来。庄严肃穆中透出一股充满战斗激情的活力。

“这儿的同志,都挺热情的!”在去伙房的路上,女同志用随身带的筷子,下意识地敲击着搪瓷碗,由衷地说。

“革命大家庭嘛!”陆一兵说,“你要是先到了,也会这样的。”

“班长,我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又碰到了你,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成了‘同学’,要共同度过半年的训练生活,对不对?”陆一兵代她接着说。

“还有!”女同志扬扬头,“而且,你还成了我的班长!这种巧遇在生活中恐怕不多吧?”

是呀,这简直是像编小说,实在太巧了。

那是一年前的春天。虽然日本鬼子已处在“日薄西山,气息奄奄”的垂亡阶段,但在敌堡周围的游击区,仍然张牙舞爪,充满肃杀之气。陆一兵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修养,一再要求去苏中公学受训。终于获得批准,离开游击区。在沿路护送的交通站里,遇到了一位同去苏中公学的旅伴。

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学生,刚从敌占区来。圆圆的脸,弯弯的眉毛,眼睛很秀气,鼻梁下一张大小匀称的嘴,唇间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,一络刘海,像黑纱垂在眉间,肩后还拖着两条一尺长的辫子。手拎一个花布包裹。

这儿是敌占区。白天,敌人常常像疯狗似的穿来穿去,“扫荡”,清乡,拉人,抢粮,到夜里,就缩进“乌龟壳”里,借打几声冷枪

来壮胆。但是,夜间也不是绝对太平的,那些汉奸密探,依仗敌伪势力的地痞、恶棍,就像毒蛇似的从各个黑洞里钻出来,在夜幕的掩护下,干着各种伤天害理的勾当。为了保证过路同志的安全,交通站只能夜间活动。白天,他们把过路同志,分别安排在可靠的老乡家“埋伏”,等到黄昏以后,鸟雀归巢,他们就领着过路同志,从暮色苍茫中,走进黑夜,绕开“毒蛇、野兽”的窥伺和伏击,从这一站过渡到那一站,由这一个交通员换上另一个交通员,驰骋在敌人的“梅花点线”之间。

这对于过惯游击生活的陆一兵来说,早已习以为常,可对这位女学生来说,却是既感到紧张又觉得新鲜,平时一有风吹草动,就惊慌失措,恨不能钻入地下,但一到环境稍微平静的地区,又麻痹起来,充满小资情调。也许是往日很少在夜间走路的原因吧,对周围的一切,充满好奇。夜空里明亮的圆月,月亮边一片冉冉飘过的浮云,村口拱形的小石桥,石桥底下一条沉睡的船,她都情不自禁地要停下步来慨叹一番:“多美啊!”她还喜欢唱歌、吹口琴。按照交通员的嘱咐,当夕阳西下,允许他们走出屋子自由活动,她就急忙带上口琴,抓住上路前的一点有限的空隙,跑到院子里,或者是宅后的竹园旁,小河边,对着夕阳的余晖,轻轻地吹一阵口琴,哼一首歌曲。她吹的和唱的,正是当时上海流行的明星歌曲:

你是我的灵魂,  
你是我的生命。

.....

她的这种爱好,原本是无可厚非的。但在打个喷嚏也能招致敌人警觉的游击区,却是不能不防的。所以每一站的新交通员,在上路前,照例得嘱咐一番:“不能说话,不要吭声,脚步要轻。”还特别强调:“不要唱歌,不要吹口琴。”

在最初几天的相处中，他们彼此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好印象。刚从生死搏斗的游击区过来的陆一兵，对这位城市小姐的打扮和“自由主义”，实在看不惯：来革命的，还留了这么两条长辫子，让她在游击区待上一阵她就够受了。在一晚上要挪几个窝的战斗日子里，看她有没有闲空去梳理辫子？

自然，陆一兵有时理智地想，一个青春少女，能走出城市，不依恋家庭的温暖，投奔到抗日的洪流中来，这总是难能可贵的，因此不能苛求她。

未脱城市少女的那种矜持和傲慢的女学生，对陆一兵也有看法。这位同行者，身上穿了一套当地手工织的蚂蚁布短衫裤，剃了一个平顶头，晒得乌黑的脸上，两条鹰翼式的剑眉，又粗又长。吃起饭来狼吞虎咽，走路时像一阵风。这种人大概从来不知道散步的乐趣。一脸土气，封建思想严重。走夜路时，她多想和他并肩而行，借他男子汉的勇气和胆量，抵消一个女子夜行的胆怯和恐惧！可他，仿佛怕她身上长刺似的，一个劲地奔在头里，至少保持了五步的距离。

这种心灵上的隔阂，导致他们结伴同行五六个夜晚，彼此除了生活上的必要应酬外，没有认真交谈过一句话。连双方姓甚名谁都不清楚。本来嘛，交通站犹如一条摆渡船，四面八方的人，暂时聚合在一起，等到抵达彼岸，就各奔西东，用不到多作介绍和攀谈。

那天夜里，新换了一个女交通员。这是一个比女学生年龄还要小的本地姑娘。一对大而黑亮的眼睛，显得老练而又机灵。在出发前，她照例作了一番告诫，但比平时添了新的内容。她说今晚要过斗龙河封锁线，过斗龙河的摆渡口离敌堡只有五六里地，所以要求他们特别提高警惕，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目标，一切服从她的安排。最后，她指指系在女学生夹肢窝下的一条白手帕说：“太显眼了，把它取下！”

夜色漆黑，他们三人在女交通员指挥下，时而结队而行，时而拉开一定距离。轻捷的脚步声，像树上飘下的落叶，细微极了。也许是女交通员事先的警告起了作用，今晚上，女学生的神情显得紧张些了，一有动静，就紧靠到陆一兵身旁，半步也不落。为了要绕过一个地主宅院，交通员加快了步子，女学生气喘吁吁地紧跟着，陆一兵见她累得够呛，就主动伸手帮女学生拿了那个花布包裹。一个人，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，哪怕攀到一根树枝，也会得力不少的。女学生手里少了个包裹，顿觉轻松了不少。

大概又走了半个多小时，女交通员才放慢脚步对身后的两个随员说：“累了吧？刚才那地方，是维持会一个头子的丈人家，常有些狗腿子在那里吃喝嫖赌，所以得快走，不过，前面一段路还得提高警惕。”说话间，路过一个柴堆，冷不防从暗处突然蹿出一条恶狗，吓得女学生“哇”地惊叫了一声。陆一兵一把将女学生拉到身后，并半蹲着身子，摆了个迎战的架势，把气势汹汹的恶狗镇住了。

这个突然袭击，急坏了女交通员。她果断地说：“让我来对付！”她从怀里掏出几个早就备好的包子，抛了出去。恶狗见有佳肴可噬，放弃了它的看守职责，管自食用去了。

“啪啪”，远处响起了几下冷枪声，女学生再次惊恐地往陆一兵身边靠了靠。陆一兵侧耳细听一会儿后，宽慰她说：“没事，那是敌人在碉堡里用来壮胆的，离这里远着呢！”

这个人遇事沉着，胸有成竹，不像是个刚出茅庐的青年农民，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女学生第一次对陆一兵的身份，引起了兴趣和猜度。也许是为了驱除心间的恐怖和不安，或者是对陆一兵的宽慰表示友好和领受。她收起了少女的矜持，一改几天来旁若无人的孤傲态度，找了句话问：“听说过了斗龙河，就是根据地了。用不到再在夜间摸黑走路，是这样吗？”

“也许是吧！那得由交通站决定。”

“不要再说话了，快走！”女交通员再次提出告诫，并加快了步子。又一口气奔了三四里，这才放慢步子。在一棵树底下，停步说：“好了，这里可以歇一会，准备过封锁线。”

从游击区过来的陆一兵说：“这里的狗怎么还没有除尽？我们那边早杀完了！”

女交通员得意地笑笑，回答说：“你们再回去看看，它再也不会咬了。这条恶狗，我已候它多回了！”

陆一兵顿时明白过来：“你刚刚丢的是……”

“我这里还有几个呢！便宜这些畜生了，还是真正肉馅的呢！”这会，女学生也佩服了。由衷地说：“你真行！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十六啦！”交通员拉长声音回答。

“唷，比我还小三岁呢！”女学生惊讶地说。

临近封锁线时，气氛十分紧张。渡口的敌人哨所里，不时传出虚张声势的吆喝声，手电筒光像鬼火似的时明时灭，河岸上不时有巡逻兵穿过。女交通员要陆一兵他们先隐蔽在麦田里，她要到前面去探望一下，临走时她又反复叮嘱：“不要走动，不要发出声响。”

膝盖高的麦苗，足可掩盖他们埋伏的身影。谁知陷入极度紧张状态的女学生，一颗心简直要扑出胸膛。她声音颤抖，紧贴陆一兵的身子，不安地问：“待在这里保险吗？敌人会发现吗？追过来怎么办？……”尽管陆一兵百般宽慰，她仍无法安下心来。

就在这一刻，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，河岸上的一队巡逻兵，突然发出了一阵呼喝声：“哪一个，站住！”

是交通员暴露了目标，还是敌人故弄花招？陆一兵还没有判断出端倪，巡逻兵已经像疯狗一样扑过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女学生猛地站起身，不顾一切地向田野深处奔去。

“砰”，枪声在恐怖的田野上震荡。随即杂乱地喊着：“哪一个？站住！”一阵奔跑的脚步声，从远处的河边走去，过了一会，

才恢复了平静。显然,这是敌人故意的虚张声势。

此时的陆一兵感到十分内疚,他,一个共产党员,对这位未曾经历过战斗生活的天真女伴,没有做好应有的工作,如果及早拉住她,不让她奔走就好了。现在怎么办?如果他去找女学生,交通员回来找不到他们怎么办?正在左右为难之际,女交通员回来了。她显然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,不无兴奋地说:“吓了没有,这批狗强盗,存心瞎咋呼。走吧,前面已经联系好了。”这时她才发觉女学生不见了,忙问:“噢,她人呢?”当她知道了事情经过后,她“唉”了一声,“我不是关照过你们‘不要走动’吗!”如今怎么办呢?陆一兵建议由他按女学生奔走的方向去找。女交通员不同意,说:“时间来不及了!”她犹豫了片刻,咬着牙果断地说:“我只好领你一人先走了!”她带领陆一兵迂回到河岸的北边,那里隐藏着一条两头翘的鱼鹰船。她熟练地跳上渔船,同撑船的叽咕了一阵后,拉陆一兵上了船,随后她跳下渔船,双手在船尾上使劲一推,渔船离了岸。

“你们先走一步,我找她去!”眨眼间她的身影消失了。

渔船把陆一兵送到河对岸的一个草棚里,陆一兵这才注意到他手里还拎着女同学的花布包裹呢。撑船的老大爷还惦记着女交通员的下落,他要陆一兵暂时休息会儿,他要过河去接应一下。

这时敌人碉堡里再次响起了一阵阵杂乱的枪声,陆一兵坐立不安地站在草棚门口等候。可是,一直等到东方露出第一片曙光,去接应的渔船空船而返。撑船的老大爷垂头丧气地对陆一兵说:“先领你去交通站吧!”陆一兵问老大爷:“她们人呢?未找到?”老大爷只是摇头不吭声。

为了等她们回来,陆一兵在交通站里待了两天。他多么希望女学生在交通员带领下平安归来,然后再结伴而行啊!他甚至很想再听听她吹奏的口琴声,那悦耳动听的口琴声!可是两天以后,他等到的却是个不祥的消息:女学生下落不明,而那位女交通员,

不幸受伤被俘了。从撑船老大爷的叙述中,他还知道,这位年仅十六的小交通员,她父亲是斗龙河上有名的抗日英雄,两年前不幸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活活烧死。她哥哥是个游击队长,常常半夜三更,深入敌人据点,把罪大恶极的敌伪汉奸处死。她小小年纪,已经当了两年交通员,安全护送过许多过路干部,没想到这一次,遇到了这样的挫折。

## 第二章 河上巧遇

就这样,陆一兵和这两位女青年像太空中的几颗星球,在同一轨道上偶然相遇了一下,连彼此的姓名都来不及通报,又在各自的轨道上消失了。

最初,那个花布包裹可真害苦了陆一兵。在这些日子里,一个男同志整天拎个女同志的花布包裹,这算什么呢!进了苏中公学的招待所,他想交给组织,组织上说,还是先把包裹解开来看看,有无贵重的东西,再研究如何处理吧!

陆一兵解开包裹,只见里面主要是女子穿的几套衣服,还有手帕、袜子,一本《电影明星歌曲选》,还有一个日记本和一支口琴。口琴是用白手绢包住的。根据这些物品,组织上决定,衣衫等物,送给地方上去处理,歌本子里都是靡靡之音,应予销毁,口琴和日记本,由陆一兵代为保管,日子久了,可自作处理。

当陆一兵在整理这些衣衫时,却发现在一件上衣口袋里,用小花手绢包了一只熠熠闪光的金戒指。嘿,参加革命了,还带这玩意!不用说,他只好上交。日记本还没有写过字,但在扉页上贴了一张一寸大的照片。是个五六岁模样的小姑娘,生得十分可爱,小小的圆脸,晶莹的眼睛,瞳仁很大,头上扎了两只羊角小辫,嘴巴张